

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三

書

答李萊馭書

弟非知文者也。但不能自欺其一隙。以強附時好。率臆妄論。當世不以爲大謬。而羣異視之。或且以爲有裨於文事。其甚者。則又謂不悖於聖人之道。弟亦不知其然否也。於坊本中。偶得尊著玉衡懸秋異劍出土與塵物聲光迥異。亟繰藉以傳示宇內。正恨未窺全豹耳。先生輒引爲知己。而在詞屈慮至。擬仲翔之一人竊又自愧非其倫也。三復手札。及惠教全稿。乃

知先生於此道源遠流長爲東吳之宿碩則更深抱
不識程伯子之恥矣行將增定拙選公諸藝林不敢
私秘也。比又論次有明一代之文第苦足目隘陋先
生多聞廣交不審能爲搜羅遺軼否乎。闡幽賞奇度
亦作者之同心也。詩扇之贈重於拱璧其中稱許逾
分有非所敢當耳。新刻金稿一本呈求是正。冗次率
率不備。

與沈靜辰書

廿餘年濶別亦知交中一段奇話足見吾輩淡成落
落之致然道駕無緣至語溪而翁時或至武林則疎
索之罪實甚於弟於先生稽阮高致無與也昨承枉
顧既失掃徑豚子拜謁反荷授餐茲復重以嘉惠新
詩肆好和以清風茗氣如蘭敢忘臭味感頌之餘益
深惶悚蓋第十餘年來頽放無狀偃蹇村墟遂成麋
鹿之性卽敝里親知多經年睽隔至當事門牆更久
絕村子之迹矣以此趑趄不能握候然懷企之私未
嘗頃刻殊也古人有云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

弟之礪礪正欲求伸於先生耳諒先生不特不我責更有以曲全而廣護之也蔣兄人文小兒誦述其概已切景慕大匠門下定無恒材恨弟絕人逃世無從說項耳台諭雖心誌之恐無以報命有懷如何村味不堪聊佐清齋一匕諸有欲言當遣兒子詣稟不盡

復翁衛公書

客冬辱枉教村燈寒牖草草相覓短語遠別又荷嘉
惠至今懸企猶怵怵也某於此事本無師承又不勤
學虛聲誤人爲害不小加以素性迂僻不堪應酬數
年以來病苦百出未免偃蹇外間不察以爲有所迎
距致取僂辱以此今春自誓不但不提囊行藥并叩
關謁醫者一概固辭猶恐不得已爲山遊爲白
下之行皆爲此也項令親數顧致虛往返接讀手教
益知罪戾惶仄何言然細忖令孫兄脈候不過調理
既前方偶中但宜守服久則神旺非他症比必須更

換加減者卽有他端欲商第筆墨詳示便可奉對若必督其面胗非不欣企然柴門一開不可復閉使某何以辭於敝里諸親友也至尊教所責非庸俗伍不應一側相拒此實不然某概謝不敏尚名譽尤若有所揀擇於其間則其罪自亦無解矣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已者而伸於知已使有揀擇亦寧受屈於庸俗耳若先生夙昔爲文字之神交近復承道誼心志之契竊謂得伸其硜硜者正於先生有厚期焉固知一笑而釋之形骸之外也伏枕率復統希鑒厚

與黃俞邵書

不見顏色有年餘矣村莊灌植之暇亦時繙舊書拂
几開卷未嘗不憶我俞邵也世間知書人有幾讀書
人有幾惜書人有幾六陰畫盡微陽不滅正賴此耳
非結習癡癡之謂也得手札知近履安勝不減探討
較譬之樂甚慰甚慰鹿床翁意況何似比在何地讀
倡和落句情深文至三復闡然愧村子不足以當之
耳欲次韻奉酬俶擾中尚未得其緒前所寄拙稿乃
舊刻非新作也小題今始印就以一冊送正爲兒戲
則劇於此時何異戒嚴講老子乎亦欲見其癡頑耳

所借書郵寄恐遺失誤謹收貯俟他日政呈弟書知
爲愛護不煩囑也昨雪客字來云劉雲莊集二本爲
程子介所浮沉度子介爲吾兄所厚不應有此憾事
況此係弟借兄委不可不力索還之知兄惜書之心
在彼猶在此也患癯經年近復病疥不能執筆口授
兒子奉書不盡萬一

與周龍客書

弟本鄉迂以多難失業未嘗有所實得率意妄言每
不爲君子之所棄亦其遇幸耳乃吾兄傾蓋投契又
出尋常期待之外昨得手教情誼殷摯令人感愧不
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吾兄○欲以過分相處弟何
敢弟何敢在吾兄則歐陽子所謂謀道之急不擇人
而問而在弟則柳子所謂環顧其中未見有可取者
爲衆人師不可而况吾子者也吾兄天姿奇儻上承
家學之源內有昆弟風雅之助外多良朋名士交游
之益又加以好學深思欣然不自以爲足之心以此

進德修業其勢如渥洼天馬得安驅於千里之康衢
雖老驥顧之阻喪况第之駑駘乎哉小題一册呈正
手瘡作惡不能搦管口授兒子牋候不盡

與周雪客書

年餘不相見顏色時來夢寐荒村敗壁倚樹臨流出
所惠竹根杯與鄉友稚子浮白輒舉豪契風流以爲
話柄惜遠不能致耳伏審近履自太夫人以下皆安
善弟別來無一佳狀鄉居稍習性同麋鹿與世間觝
觸不堪竟成獨腐塵盆頽洞不知所屆食指數百枚
號啼無策過一日且作兩半日其概可觀矣小題刻
已久因無紙刷印今始成部一冊奉之几上爲粘窗
引睡之具此何時猶作此生活亦可笑其痴頑也痔
瘻未平又患瘡毒不能握筆口授兒子書候不備

與周雪客書

六年契濶無時不思兒輩歸每述明德深用慰企弟
降辱餘年修不如短老兄知我亦不爲弔而爲慶耶
珍貺遠頒不敢辭却然實有所不安謹令小子叩謝
所許詩冊在吾兄贈言隨時微策重於球璧誠所樂
得而讀然正不必以壽爲義也若徧徵他友之作不
過虛譽浮名祝讚長生套語有何意味萬勿爲也弟
嘗謂壽文壽詩起於末世夸誕營競之俗古來文人
之所無有也至於屏障軸冊尤流俗之失吾輩今日
正當力矯此弊耳如何如何月川集得刊行乃世間

一大正氣事非小小功德其餘如薛文清讀書錄胡
敬軒居業錄多爲流傳皆有功於往古來茲者先生
得無意乎弟精氣衰敗思纂輯舊聞恐了欲了之書
而贓毒日深不知尚有幾時偷息造物肯容成此否
耳比臥疾山中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奏未盡

與徐州來書 別號孔廬

前有數行奉寄想已塵台覽矣比來意況復何如闕
宅大小佳勝所業又何書有新得否令子用功精進
足慰孔廬傳貽之意便可一切勿問矣弟自遭先仲
變後心緒惡劣事端禁駁直無有生之樂更不足爲
老兄道也前札所稱某某見許此固野人之幸然非
野人之意也弟之論文自論文耳何嘗有某某在其
心目中乎孔廬老婆心切欲於此中尋取上乘根器
弟竊未知其可也先儒謂佛門若有一箇男子臨死
時定索尺布裹頭去立身瓦裂更論何書豈非鬼念

大悲咒耶淫坊酒肆盡是道場只除異端有此懺悔
活路悉儒門無此法也吾輩雖欲曲爲之通其如枉
已正人何若今日不可無扶進撥轉之功亦只可望
之未經沉溺者耳波中品類豈肯復登陸耶偶於亂
紙中得少作數帖雖未成書聊奉克喬梓閒窗一噓
餘帖分致俞帥仲枚雪客龍客閣公鹿峰諸兄又敝
門人董杲方白稿前語欲一本今奉到十九本惟賞
識取用餘本渠欲發坊取值買四象橋水筆不若竟
留案間友朋間可分者分之每本價五分付敝寓友
人買筆不審可否第經年不至金陵所發書坊葉姓

者頗萌欺蝕之意敵友索之不吐倘終於頑梗欲仗
大力與雪客兄以法彈壓之深感相愛之誼事悉敵
友施卓人口中餘嗣及不一

復徐孔廬書

降辱餘生俯仰多疚讀贈言鞭策重遠令我愧汗古
璧溫栗拜君子之教深矣未獲躬謝先令豚子叩首
以頌明德弟比買得一小山名曰妙山離家百里許
有峭壁深潭長溪修竹將埋身其中補輯舊聞以畢
此生不復知有世事矣惟老友一相思千里命駕耳
塵氛警逼令人心悸常恐造物不容便負斯志如何
如何臆毒困臥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奏

與徐子貫書

正憶喬梓近况而尊札適至喜慰不可言承惠製黃
知見愛之切至謝至謝來教云近看近思錄心中稍
靜其所得也大而進也遂矣乃又云無得不進何也
此書最難看於此有見視羣書直土苴耳教授講小
學亦是極頂事業作聖之基名世之具備於此矣某
近正思刻小學曩晤施虹玉兄云書舖廊鄭店有高
足以欽兄藏熊勿軒注甚佳不審可惠借一錄否幸
足下爲我一訪請之知言集料深望同志留神所示
近稿二册劉則狐禪陳則俗套無足遷者卽節取亦

不多也敝友行急不及作書尊公前乞叱候

與陳柳津書

久不奉書問伏審比來福履動定有相德門大小和
祥足慰遠懷太原修阻久虛音信不知家報已收幾
次意致何如便中希示一二息疇昔奉教謬承知愛
竊嘆真淳風雅逸趣坦懷諸親翁所同而志節矯厲
不隨時俗則於親翁尤切仰企之私前者忽聞有
之事初疑必無是理曾與湘翁令弟言及囑
沮再三謂斷不宜做卽湘秋二親翁已入世途者於
分或可應然尚當以利害自止况親翁自命何如人
此是何漫然一呼而出耶此已事不必言昨從

友人處見貴邑公憤文字則竊以爲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凡作事立說先須照管自己卽自反合禮古人尚有奚擇何難之義况自反此事不當爲而爲則傷義人不可與而與則傷智已先坐一半不是矣譬之芳華吹墮圓溷其平昔臭味識者雅自辨之但此時淘漉欲與穢物分別香惡則旣入其中淘漉一番播穢一番惟有均不堪耳深山窮谷有志之士聞此舉者固憎惡彼非然亦未必肯放過賢者也紛紛者又何爲乎文字中波及某者二條不覺慚悻無地如云求某賣劉書與姜二濱因某得見二濱尤屬誕謬某

與二濱從無交因且中與其郎汝臯論醫故往還數
次二濱僅一面耳只此一端不惟撫事失實將以某
爲何等人哉某方埋沒身名以無人齒及爲快何污
之至此文字或未必出之親翁然未有不與聞者豈
親翁平昔視某爲曳裾屈膝齷齪無恥爲蠅營狗苟
之人耶今後伏望親翁悔厲自愛置之不言立身進
德富有日新彼中愆尤不但公論難磨卽其本心上
亦自揩抹不去豈不更甚於兩觀乎因尊使歸草泐
無緒俯翼鑒督恕其唐突何時北來杯酒話舊一吐
欲言耶諸親翁前不及一一俱望叱候不盡

與陳簡齋書

僧寮唄火刺促夜分八識田中已鑄一善讀書論文之簡齋於今九年不自今日也此後草頭行脚屢過海昌自顧非復向時行徑不欲潤公耳近則如獬獠山鹿野性已成聞蚩然之音畏而却魘若引之入坐有不止裂衣狂走者矣其病如此非敢自外雅懷也老友辛齋鼓峰已並致廡下此玉山之廉夫伯兩也臭味風流歇絕已久一旦爲簡齋拈得古之欲招陶陸與遊者真不啻老僮矣呶啞所及偶塗扇頭江上晚來故是村學中本色語耳經作家勘驗令我背汗

直流鼓峰近詩又增一格直破半山之壘老兄晨夕
唱酬亦信之否乎辛齋遠歸聞其體中尚未健殊念
切也前因鼓峰行早不及裁答深以爲愆率泐附候
不盡萬一

與陳執齋書 別號湘殷

錢侯至得手教諗近履安勝爲喜十月初存甥見痘
今已回好但眼皮發餘尚未乾已無他慮此德門之
蔭亦足慰尊親遠懷也第某子孫四人出痘而殤第
八子賤室終日悲淚酸痛不可聞以此心緒殊惡耳
錢侯明歲事舍姪孫年尚穉而受成昆季不容怠玩
兩者相較自當舍語水而就姚江在某親疎之誼亦
無分彼此也但其本無知能而錢侯強納一拜兩年
以來思少効力於錢侯雖粗發其端而於老生箋箋
之緒尚有所未盡卽說書之理不能無疑行文之法

不能盡合在某所見已如此况其上焉者乎以此爲師不過流俗中一瑋瑋者耳名師二字尚未許承當先生欲得名師以訓子姪而急求錢候究竟止取其習熟省便耳然爲錢候計明年必當舍姚而就語卽爲令子姪計亦必當令其舍姚而就語何則令子姪之不可緩固甚於舍姪孫而錢候之不可緩更甚於令子姪使錢候之名師有成則令子姪不過從容歲月間其砥礪更有可觀則爲彼正爲此也儻先生以爲吾子姪期速成耳安用此迂遠不切事情者然則如今日之錢候遠近不乏其人亦何用取必於錢候

令其自誤誤人哉以此擅爲決計令明年仍就此地
相期猛力講究以副先生屬望至意度先生與人爲
善爲懷於初旨似殊而實合也裁兄文領入囊指已
爲刻二首矣匆次奉報未盡所云

與陳湘殷書

朔日正寄字奉候越日而親母夫人至旣慰違離復感存沒一喜一悲情難言喻親母卽欲東渡某以長途勞頓攀留村莊調攝待精神加旺起行脈候和平可紓遠念因與親母語及先生寬仁恬淡於官途嶮阻固多所不堪然以愚計之將來卽錦旋珂里亦正費商量蓋責望者衆則舛怨必生舛怨生則仇隙必至此無論能應與不能應有力盡而不見信之勢故每見貴鄉官成諸君多有建業於三吳想亦由此也先生何不於杭嘉間營馮驩之一窟爲進退之計其

事亦易爲且使吾輩得以相依盤蔬斗酒池邃林畔
尋晚年聚首之樂乎狂言未必有當聊以備葑菲之
採

答陳受成書

兩省來札知進脩之志甚篤恐虛少壯歲月此意極難得但吾儒正業與流俗外道自別外道但欲守其虛靈以事理爲障故必屏絕塵緣以求之流俗陷溺於詞章句誦亦必離遠應酬而後得力若古人爲學則不然朱子解格物所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草木鳥獸之宜莫不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凡此者皆學也如足下今在署中過庭之際其所以服勞承

志者如何尊公事務執掌卽可以考得失感應之故
與所以經畫之方或有所行役則亦可以察風俗覽
形勝訪古今求人物亦無非學也得暇卽讀書閱史
以擴充其所未及總在立志專一則凡所閱歷皆於
此事相關若志趣游移雖博物能文總於已分無涉
足下試從此求之事理旣明德業自進卽行文亦必
沛然條達與向不同他日相對正好商量也莊中近
復小葺當淨掃一室以待吾受成耳有便信時寄數
字

與吳孟舉書

自吳中歸癯患復作行步支離致疎良晤承示讀周
先生史貫覈而不刻辨而不畸有永嘉監論之精無
詹山翻案之失真翼經之功臣論世之尚友也村縻
展復不釋吟嘆劉鳳閣云史傳淵浩非探頤索隱致
遠鈎深者烏足辨明哉弟於史學向未有知周先生
書成得卒業而問津焉是所願耳吾兄綜貫古今識
神超朗玄晏之任舍此安屬弟之不能見所知也抑
有一轉語聞絃賞音足徵雅曲雖未能盡窺全豹然
於論輓輅子見其痛心於治亂大關論孔博士知其

出處之不苟論焚書明此道之必不煨燼於烈焰有心哉其蘊負如此周先生非今日之人此書亦非今日之書也寶鏡在懸鬼燈失燄藏之石渠布之寰有固周先生意中事耳吾舌長存斯言不朽何用汲汲于蒼公醒吟間尋佛頭之糞耶試以狂言質之周先生資一大噓何如原稿藉完去并致執鞭之慕月初復理秣陵之權歲內或未得歸則相見在梅花後矣

與吳孟舉書

前因相訂湖上十八日早從餘杭力疾趕至則吾兄已於十七早行矣悵極悵極志書之事非吾人之所宜爲弟之愚自審所處固不必言在吾兄亦萬萬不可義理有是非世故有利害兩者皆不可也吾兄於此未免尚有意興於義理雖明知而不親切漸且不以爲然故敢切直言之至弟之關係更不小惟仗兄與裔三護持之力得爲弟決絕此事乃深感也前見裔三亦以弟言爲然然其語云吾輩暗中相商於弟不知此所謂掩耳盜鈴也若此事可做則宜直下承

當何必如此卽吾兄所云家世文字須料理亦係流
俗之見此意不明都無是處說至此令我氣塞矣不
盡虔禱

與吳孟舉書

千里遠別乃以瘍累不得執手河梁殊用耿耿兄體
中初和宜加意保攝出門與在家不同飲食起居分
外當慎雖藥餌勿妄投也途中雖衣船足恃然萬勿
侈張以招意外之虞關津開口勿臨險登眺至燕尤
以收斂謹密爲主最要戒譏評重然諾勿爲快意之
舉勿爲炙手之緣禁絕鬪戲屏遠聲伎庶足以保身
進德省費避尤但以詩文風雅自重於儒林以兄之
才華取自然之令譽天下且將欽慕之不暇豈假塵
塗徵逐以取之哉知兄明敏不待弟言之及然私心

惓惓有不能自己惟吾兄察之便中時寄數字見慰
燈下草草不盡欲言千萬珍重方虎兄一字附記室
致之

寄吳孟舉書

臘月奉書附勞宅幕客不審幾時至邸履新動定有相旅情和暢足慰千里之思尊門大小平安可無煩縈念弟於季冬舉第七子正月又添一孫食少口繁徒多爲累而挾旬中連遭先姊姊丈之變迢迴烏鎮情緒之惡更可知矣斐如兄傳兄歲底一信云正月書升必得差決計同出最善最善又聞積分例行則尚須留此此亦在兄自審機宜難於遙斷弟書升出而兄獨留凡事尤當加意斂約以坐館爲上依友次之斷不可自借華寓借華寓則必將供帳宴會內無

人必至畜婚妾從此鋪排不可收拾矣區區所祝惟
願兄謹交遊遠聲伎節浮費齎精神馬弔之戲斷勿
復近傍人勸服槐花飲子勿與商量而已其中尤要
慎赫奕之迹古來文人失足未始不因文字相知也
近日友朋在此中大約只爭目前些小得失不復知
有平生品行蠅營狗苟真不可令冷眼人靜處笑看
吾兄夙昔洞然今更當高着眼牢跼脚勿爲所移惑
也前札中云梁姓者多藏書許借楊大年集今錄上
宋集目一紙幸細問之有可假者亦快事也所惠恭
順餅共包香綿紙乃燕中最多之物頗堅韌可用望

兄爲弟買千許歸擇其精者尤妙特以此紙寫書目
呈樣千萬勿忘大兒今歲爲自牧招與其長郎同坐
今在園中廣虞令弟忽擇及寒陋議婚於弟將爲子
女親家此亦兄所欲聞者因性孚之便瑣屑及乏性
孚來欲尋一書館有可爲地者惟推分留神方虎不
及作字寄聲相念春寒料峭爲道自愛得歸只宜早
歸餘不備

復吳孟舉書

得十九日書悉近狀甚慰遠念讀答方虎語尤感尤
喜歎老兄知弟之深愛弟之切而教弟之至也方虎
二十餘年之交契分非不篤然終是世故中人方且
以留夢炎程文海自處於語知己何有哉歸時當叩
首謝兄益我耳聞比有疾惡之事不知進止若何弟
意終以玉不抵鵲吾輩胸界稍寬便不直與較如其
機旣發又不可曰吾小懲之足矣操刀必割勢自如
此君子之待小人常疎小人之伺君子必密我以游
戲處之彼以切骨銜之不可不慎也便中望示其概

以慰懸切弟此間行止未定畏暑欲俟秋歸若吾兄
楚行必果則弟留此以待爲廬山之游如其不確則
七月望後東裝南矣亦候兄教決之耳諸所委已悉
陸續寄奉兄處宋元集及經學書目乞錄一紙來黃
俞邵欲看也

與吳孟舉書

接札深服教益意趣之合未有及此者又喜吾兄必擴克此義以共砥有成也第如尊教所云艇子繫門東西問津便恐將來此地又成熱鬧則并累此莊奈何昨得復仲表兄之訃竟客死粵中爲之痛悼人生不力學自拔便爲貧老所困豪奢之習未能忘飢寒之味不能忍甘以玉骨委之塵壙回顧生平無一成就如復仲兄者真可哀也鋤頭二事領惠謝謝日來稍稍翻葢修葺力作之人朝出暮返爲工無幾兄當中有蚊蠹借我一床但取寬大不妨粗惡事畢卽壁

若爲價不多者奉值銷號可也
有暇過莊中煮茶清話以商種種望之望之

與吳孟舉書

兄發猛閉門讀書謝絕一切此吾道之幸豈直兄自
了事哉可慶可喜可畏然又有可慮則恐虎頭蛇尾
耳此事一有進步不第詩文道上於吾兄德器必能
脫去凡近所造日高非弟所能望其肩背也抑又有
奉獻之愚兄近來於聲色太豪竊謂顧瑛楊維禎不
足效前移居札中業已發其覆矣兄高明豈不鑒之
乎卽兄自謂精力過人不妨遊戲不審保嗇此有餘
之精力爲平生大事用不更善乎迂言或有當望察
擇之惠茶又得省客之教拜賜尤多也謝謝

與董方白書

違離半載初返園扉思尋友朋里黨之樂不謂舟過北門忽睹妖異營構倉皇駭問其故則曰新造小齋雲問誰主之則皆平昔交好者僕止之不能諍之不應不得不望救於同志竊謂此事有大不可者七崇尚異端誣民惑世卽無知妄作猶恃紳儒正人起而禁遏之况可倡此厲階耶一也年不順成者三載矣今歲幸無他然十室九空流離未復今無故發此大難之端度所費不下數千金時絀舉盈極爲民害二也或者舊時原有遺跡而修復之然且異端教宜汰

不宜與今忽創建非常此風一熾燎原難息民生何堪三也數年前海濱特立小普陀致三吳愚氓燒香雲集男女闖塞千艘驟擁穢跡彰聞包藏叵測當事震怒擒其渠魁寘之法禍乃得解此覆轍不遠今小齊雲之名一播遠近恐其患更有甚焉者矣四也此地係通邑咽喉商賈薪米於是乎聚漕輓官艦於是乎經因河道逼狹平時尚有剝淺阻塞之虞將來香船駢擠又何以堪况吾邑疲弊幸上下皆恕其貧苦以故數經凶荒而得免今舉動若此將浪得殷侈之名來筭算之誅求動不測之覬覦以貽當事之憂五

也又聞此地曾有尼築菴以損傷地脉爲詞撤之且
經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又加
大矣豈尼凶而僧吉乎抑菴則傷脉而殿又忽致福
也萬一有執此說以論可否者前後互異不知諸公
將俾中尊何辭以對上司也六也私勑風有明禁昨
見孟舉兄云杜公意亦不以爲然然則其爲非法可
知矣不知諸公何故執迷必欲畔正道骯禁令違父
母之訓而徇此邪妄之說耶七也蓋其說實惑於風
水不知風水之術即使有之亦當論地脉之去來消
納方爲實理今但云去水方位宜與殿閣夫水行地

中屋架地上水不畏屋高而逗遛屋不惡水流而拒阻此理之易辨者也若果有益水口則北寺之巍峩與夾岸僧廬已足扼其吭矣虎嘯之鬱聳又足攔其要矣又安用此疊疊者爲况吾邑去水之口甚多登雲橋以南對縣治直走者十餘里郭南橋以東南寺以東迎恩橋以東北三里橋以東傍縣治橫瀉者皆去水也又安得許多地藏殿以塞之哉此風水之說更可不待智者而破也此事一時之成毀似小而關吾邑後此無窮之利害實大僕人微言輕與諸公哢哢竟不見省伏望足下以此理直告之杜公杜公爲

吾道計爲法守計爲生民風化計必深且切倘得毅然禁止永絕妖妄則陰德之及吾邑者直與語水相無涯而足下衛道之功亦非淺鮮也舟次草草虔禱
千萬

與某書

前日別後微窺兄意尚未甚以鄙言爲然故又囑方
白詳致繼晤華老亦曾托道此意又會孟舉兄叔姪
極言其不可諸兄皆吾輩道義素交故弟與痛切論
辨蓋此事關係非小不意諸良友偶誤至此弟歸數
日耿耿憂懼三夜不成寐但爲此事今知兄高明必
翻然不吝徙義之勇不煩弟嘵嘵矣頃晤華老觀其
意中尚戀戀不忍舍有姑縮小其規制之說此護短
遂非調停之俗腸非賢者光明磊落之道也漢高祖
聽人言宜立六國後卽爲刻印後因子房言不可卽

立促銷印千古以此美高祖之光明磊落真大豪傑
作用當其刻印未嘗無說見其納言之廣當其銷印
又第見其改過徙義之敏決天下後世稱歎無已何
嘗議其始之誤聽又何嘗笑其後之不終哉故此事
兄既知其誤宜卽斷然已之萬勿作調停猶豫之見
况聞此地向有尼欲造菴縣間曾有以傷地脈爲辭
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以小易
大在世法亦有所不可杜公昨見孟舉言及此事豈
可違法以徇妖妄乎今直以杜公不可之旨下場甚
正大甚光明磊落兄斷勿失此機會也抑弟又有慮

者凡禿丁之毒謀最深諸佛總甲之慾與正熾必不肯中止度此事非兄與諸友不能必然多方搖惑吾兄或以吾輩作事不可失手自廢或以禍福或以募化之物已收紛紛俗說兄須毅然以理義斷止使其說不得而惑彼見諸策不行必將造作流言以激吾兄或增捏弟不堪之語爲離間之計皆勢所必至惟兄明鑿而勇斷之也南中遠近有道有識之士聞弟述吾兄梗概皆敬慕不置此舉若遂其有損於吾輩德望不小弟聞朋友之義猶臣之事君君過不諫非人臣也友過不諍非人友也事君之道諫不聽則以

去就爭之今弟亦輒敢以去就決之於兄及諸好友
儻此事終不可罷則將來集雅之堂必無某之跡矣
惟兄高明勇決迥出流俗可與盡言弟此號呼聲淚
迸出矣伏望鑒其愚慙而採擇之幸甚幸甚禱切禱
切至禾數日度十七八定當歸叩尊齋若經過北門
見營構巍然便不復能東也瀕行草草不盡

與某書

方白昨過致尊旨謂弟與孟舉日遠日疎不可不亟
爲修好釋簪之事其言真以切其情深以厚其計慮
亦遠以周此弟之所感激而欲滄者也然反覆籌之
有所必不可者不得不詳其說于左右昔弟與孟舉
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穎朗意氣展拓謂可同
切劇於正人君子之塗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以逐
酒食往還體面以爲歡也其母夫人識弟於稠人之
中命之納交如其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
無間者十有五年而有劉行楷余蘭之變賴兄與諸

友縮合至今又五六年矣第受其解衣推食吉凶同患之德既渥且久夢寐不敢忘今日但有第負孟舉耳不可謂孟舉負第也嗟乎第何心哉第何心哉蓋所以斷斷不合者實第之迂拘僻戾自足以取之富貴利勢天下之同好也必曰詩書禮義叅禪付法古今名士多爲之必曰異端邪說之當闕驕奢淫欲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必曰收斂保裔毋踰繩墨諸臣嬖乎所以娛心志也必曰親君子遠小人戲弄博筭講習聲技豪家之風流悅世之善物也必曰是非君子之道名教中自有樂地凡吾所欲爲遊吾門者皆

當逢迎順旨雖否亦可此忠於所事也必曰是則是非則非一冰一炭一朔一南背馳遠絕乃欲強挽而使之同兄試思之將令弟改轅易轍以就孟舉乎抑能令孟舉棄其所樂而下徇匹夫乎兄亦知其不可也何若使孟舉自快其人生行樂之見無復有偽道學之可憎敗人意與於其間亦使弟自適其枯槁絕物之性不睹不聞無復憂惶駭愕鯁鯁日取罪於達人所謂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不亦善乎蓋所爭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修釋志趣不可以修釋也方白云吾兄亦知難於驟洽且求全故交之念切

欲弟姑自貶損無深求且作尋常悠泛之往來於義
宜無害然弟又有所不可者思當時交誼期許之過
深今忽改而之淺吾不忍爲此態也又思劉余變後
孟舉本無悔過服罪之心徒迫於友朋之牽撻勉強
相通周旋世故外合中離誠意不孚所以復有今日
錢若水所謂無品節高蹈之臣所以貽人主之輕鄙
揣蒙正之眼穿復位譏昌言之罷斥流涕皆苟且依
違之有以自取也豈可更蹈前日之覆轍耶朋友之
倫與君臣同皆以義合不合則止如爲行道而事君
道不行則潔身而去此難進易退之義也若當時以

道不合而退矣又欲其降而取乘田委吏之義留戀
苟容則大不可也文叔在上下放嚴光士各有志豈
能相強今者孟舉原未嘗絕弟弟自不可立於孟舉
之庭耳夙昔之惠但有感恩豈敢怨乎吾兄往矣致
語孟舉江湖浩浩遊乎兩忘之鄉斯可矣各匿其意
貌與盤桓名曰世情實嶮黠之所爲又何取焉言不
盡悃統冀鑒諒不宣

與董雨舟書

浪遊半載固多離羣之歎而於吾兄疎遠更有異於尋常百倍也舊京所遇殊無足道止鈔得書籍數千葉差足快意耳然視兄閉門養高之樂又有雲泥之別矣歸來見里中所爲不道不勝憂憤喜方白志同語合乃得暢所欲言接手教固知淵源之有自又喜老友雖久睽而此意未嘗無水乳之契也持正閑邪之功實出喬梓弟又何益之與有承諭力民明歲之計兄之子孫猶吾家也兄但計其合當如何得力民成就遠大弟固祝而望之其敢以私利礙公家大策

乎方自近來敏決亦迥乎不凡不知兄門將來昌大
當何如也極欲晤對以盡澗悰未識何時能過敝齋
作數日暢談冗中率率未盡

與董兩舟書

尊教至適第已入省遂致稽遲豚犬重累載臣恃喬
梓夙昔世雅故敢以輕鮮唐突若見庵却令我慙慙
無地矣雖知已情逾骨肉無藉虛文然兒輩終身始
事不可不存此衺衺之意也伏望一笑置之虔禱虔
禱歸君已下榻荒村但風雪中難爲載臣甚不安耳
新年正望杖履過從商定山林經濟耦耕之志於是
乎有成真人生快事也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三終